

## 故乡的沙葱

白万胜

每年蔬菜一上市,我便想起了故乡的沙葱。我觉得,无论什么样的新鲜蔬菜,都不如故乡的沙葱那样鲜嫩,那样真脆,那样余香满口。

我的家乡位于库布其沙漠南缘,在这缺少蔬菜的沙漠地区,沙葱是人们最喜食的新鲜菜和佐料了。的确,沙葱的味道很鲜美,它似红葱,又像韭菜,倘若将它烹熟,拌油加盐,佐以蘸酱,味道醇,可以和任何蔬菜媲美;或者将它蘸酱,放到夏日,那翠黄的颜色,可口的味道,同样叫你垂涎欲溢。

小时候,我常和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地到沙漠里采集沙葱。那透雨之后,沙丘之间的沙蒿湾里,东、簇、西、簇地长满了青苔的沙葱。采集沙葱是劳逸两便惬意的。采集的时间长了,沙葱的汁液便会在破手指,使人感到火烧燎的疼痛。但当你忍受了一天的干渴劳累,而后和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品尝鲜美的沙葱时,你便会觉得劳动的欢乐和生活的满足。

在众多的小伙伴中,经常去采集沙葱的是绿儿姐。因为她家里穷,是拿手饭当饭吃的。绿儿姐大我一岁,秀美的眉毛下,忽闪着一双非常动人的明亮的眸子,红润稚嫩的小脸上,经常挂着甜甜的微笑。在我的记忆中,她总是穿着一件非常合体的深绿色的棉袄,光滑而细腻的领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红丝带。她脚勤,快,每天早晨起来,总是拾得很多,圆润的小手,常常被沙虫咬得血迹斑斑的。

那时候,我才十二岁,正是淘气撒野的时候。一进沙葱地,就像鱼儿入了水,鸟儿归了林一样,快活得不得了。逮刺猬、追野兔、拾鸟

蛋、摘沙奶奶,要么就登上高高的沙丘,喊叫着,闹腾着,溜下去爬上来,爬上溜下来,直至弄得满头泥沙。未了,喝干了带来的水,去寻绿儿姐。青青的沙蒿滩,映衬着绿儿姐俏美的身影,那随风飘拂的红丝带,像一束热烈的火苗在窜动,每当这时,我总是痴情地望着她,很久很久……

我玩够了,绿儿姐采集的沙葱也装满了布袋。这时,她便忙着帮我和更小的小伙伴们采集,看她那鼓鼓囊囊的小脸,我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。

沙漠里,最令人难捱的是干渴。三伏夏天,烈日炎炎,大漠深处腾起的热浪炙烤得人喘不过气来,因此,每次拾沙葱,我总要带很多的水,然而不到回家时就喝光了。而绿儿姐却能把水留在最后。每当我渴极的时候,她便把省下来的水匀给我,望着她那干裂的,泛着鳞片的嘴唇,我天真地问:“绿儿姐,你不渴吗?”她乐了,用手指狠狠敲了一下的脸蛋。

采集沙葱是艰苦的,但它却是我儿时的乐事。在大漠那柔柔的怀抱里,我体验着人间的温情,享受着劳动的欢乐,建立着青春的友谊……

然而,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愿。那年,家乡突然来了一支武装部队,在村东头的老榆树上挂起了两条巨幅标语:“向沙漠开战,要荒漠变绿!”接着便召开了几天几夜的大会,狂热地鼓动人们开垦沙漠。那位工作队长,拉着一付十足的官腔,颇为自负地算了这样一笔账:



“每亩地产三百斤粮总不成问题吧,倘若开垦一千亩土地,你们算算,这还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。就按每人每四年四百斤口粮计算,也足够你们全家人吃整整七年。”他讲得唾沫横飞,慷慨激昂。仿佛那滚滚的金沙,一夜之间就会变成溢金流银的米粮仓。

于是,疯狂的砍伐开始了。一湾湾茂密的沙葱,变成了一堆堆枯黄的干柴。善良的人们满怀收获的希望……

然而,大漠忍受不了人

类的戏。第二年,风沙奇异地大,人们扛着杠种了一茬又一茬,然而一茬一茬的青苗都被狂风无情地卷走,只剩下一片光秃秃的沙原。沙葱也因此销声匿迹了。

沙葱的消失,在我和小伙伴的心目中引起了无限的遗憾。每年年初,我总要和小伙伴们登上高高的沙原,瞭望那茫茫的沙海,那曾经留给我们足迹、洒下我们汗水的地方。望着,想着,小伙伴们议论开了:

“我想,现在沙葱肯定长起来了。”

“没有。奶奶说,沙葱被黄毛婆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,要过好多好多年才能回来。”

“长起来了吧!昨晚我还梦见沙梁上,沙湾里都是青青的沙葱。”

“没有,那是梦。”

“赌输赢,两支铅笔。”

“赌就赌,拉勾。”

两个小伙伴鼓起了小嘴,将两个柔嫩的小指勾在了一起。

“走,看看去,说不定长起来了。”不知谁说了一声。于是,大家便光着脚,呐喊着向沙原满怀希望走去,狂风而归。

自此以后,绿儿姐变得沉默寡言了,瘦削的臂弯里,携起了一个破旧的苦菜篮。她常常独身一人,默默地出现在田头地畔。有好几回,我见她登上沙丘,失神地望着那遥远的沙漠。

以后,我便到城里读书去了,但总也忘不了故乡的沙葱,每到夏天都要给绿儿姐写好几封信打听沙葱的情况,但不知怎的,绿儿姐一直没有给我回信。

夏日的一天,我正在办公室里翻阅报纸,突然收到一封家乡的来信,拆开一看,竟是绿儿姐写的:

伟伟:你好!原諒我以前没有给你回复。因为那时的家乡,只能给人增加辛酸和痛楚,至于吃沙葱,更是梦中也享受不到的口福了。现在,家乡变了,变得连我也不敢相信了,我很想把她的变化描绘给你,但可惜我的文墨太少,最好还是请你亲自走一趟吧!今年,我承包了一千亩荒沙,全部种上了沙葱,并且撒上了沙籽……

绿儿姐的字虽然歪歪扭扭,但个像火一样燃烧着我的心弦,激起了我探求深邃的恋念。

夜已很深了,久久不能入睡。窗外,细雨绵绵,正无声地滋润着万物。如果有和我打赌,我敢保证,绿儿姐准又吃了鲜嫩的沙葱了。

啊,沙葱,故乡的沙葱……

## 萝卜甜甜

林金栋

小孩子,总是眷恋甜的东西。

我小时候就觉得那一颗只有一分钱的水果糖比人间最让留恋的美食。卖废品或者卖杏干子,一条条称得了几毛钱,倘若买煤油、火柴、铅笔,本子后还剩几毛钱,就会不耐烦地跑到供销社的食品柜上,买三两颗水果糖,握在手里,飞快地离去,好像做了贼,生怕别人看到。那时候我们叫它洋糖。当小心翼翼地剥开印着孩子,苹果图案和达利制糖厂字样的糖纸,露出金黄色或者褐色或圆形的糖蛋时,哈喇子早已流了出来,用舌头舔一舔,那甜味立刻顺着食道侵入心窝之中。

那时候白红糖、冰糖真的属于高档消费品,寻常人家特别是农村人很少拥有它们。一计划经济年代买糖是凭票供应,不是随便就可以买到的,二是连白糖、咸盐日常用品都没有钱买,哪来的白糖吃糖。因此,白糖、冰糖对于像我一样的家庭来说,几乎难得一见。偶有想吃下来的一点白糖,也是放在瓮罐里珍藏着,直到要切成块状,才每每到有亲戚来时,或拗不过小孩谗嘴,或到过牛年过节时,用开水化开一小块,聊以短暂停留。平时烙一烙玉米面饼子,为了增加点甜味,只能用糖精替代了。馋时,还啃玉米粘糕,虽没有甘蔗那样甜,但也还是吃得甜品了。

据说是那时候是吃小米饭长大的,为了让我长高一些,母亲下决心买了一点白糖,炒焦了放在一个小瓶子里面,然后锁在柜子里,只留下地劳动前留一小撮给看着我的只有八岁的姐姐,让她洒在米粥里喂我,但她姐姐禁不住糖的诱惑,用小舌头舔去绝大部分,放在一个陶瓷罐儿里。米粥早就不是稀罕物了,身体长的美妙和诱惑,对吃货来说岂是言语、文字了得。

夏季度里,用煮玉米水做成的玉米甜汤,更是带着一股玉米的清香。后来家里的玉米开始结甜浆,糖的成糖量更高,做出来的甜汤就更多了,放在一个陶瓷罐儿里,时间长了,居然会生粒状的砂糖。

现在糖早已不是稀罕物了,身体长的美妙和诱惑,对吃货来说岂是言语、文字了得。

母亲为了满足我们糖块的需要,除了在中秋月饼、过年炸油糕蛋饼买少些白糖、红糖外,总会想尽千方百计用土方法为我们熬制糖稀,即我们说的甜醅。

最多的是胡萝卜甜醅。

胡萝卜是北方农村最常见菜蔬,是我们家过大年包黄大肚饺子的主要原料。这时候,母亲就会为我们熬制萝卜甜醅了。其实熬制的过程很简单,只是需要足够的耐心。把萝卜洗干净,用擦子擦成丝,放入煮沸的锅里,三五分钟,萝卜丝变软即可捞出,擦成蛋,放在凉房里冻起来,就能做馅饺子了。这时锅里剩下的淡黄色的水是万万不可倒掉的,它就是制作萝卜甜醅的原料。

饺子只在除夕或客人来了之后才能吃到的,所以我们弟

不易拉动,一双手工鞋大约需要这样的一幅画面来代替童年的印象:冬日的暖阳透过木窗棂洒在用沙子打磨过的黑得发亮的热炕头,几位面色红润的少妇端坐而坐,中间放几个针线笸箩,便开始了手工做鞋。

也不知道你见过没有。

从前,手工做鞋的过程极项烦琐。

首先要准备“硬件”条件,例如麻绳儿、锯子、顶针儿……说到搓麻绳儿也算得上是个技术活儿。

用头年的麻秆折出麻团,整理成一缕一缕的,借助细小的锯儿用右手大拇指夹着来回拉,

这样麻会变得又精又软了。搓麻绳儿也不易拉断,这就是麻绳子。麻绳子准备停当后,大人们会挽起棉绳儿露出来小脚上,便开始搓麻绳儿,两两麻绳儿就缠在脚上,右手缠上点儿唾沫向下在腿上一搅,左手扯着麻绳子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绳儿就搓成了。麻绳儿的直径在0.3mm为佳,过于细不经扯扯,过于粗缝鞋时又

不易拉动。一双手工鞋大约需要这样的一幅画面来代替童年的印象:冬日的暖阳透过木窗棂洒在用沙子打磨过的黑得发亮的热炕头,几位面色红润的少妇端坐而坐,中间放几个针线笸箩,便开始了手工做鞋。

也不知道你见过没有。

从前,手工做鞋的过程极项烦琐。

首先要准备“硬件”条件,例如麻绳儿、

锯子、顶针儿……说到搓麻绳儿也算得上是个技术活儿。

用头年的麻秆折出麻团,整理成一缕一缕的,借助细小的锯儿用右手大拇指夹着来回拉,

这样麻会变得又精又软了。搓麻绳子准备停当后,大人们会挽起棉绳儿露出来小脚上,便开始搓麻绳儿,两两麻绳儿就缠在脚上,右手缠上点儿唾沫向下在腿上一搅,左手扯着麻绳子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绳儿就搓成了。麻绳儿的直径在0.3mm为佳,过于细不经扯扯,过于粗缝鞋时又

不易拉动。一双手工鞋大约需要这样的一幅画面来代替童年的印象:冬日的暖阳透过木窗棂洒在用沙子打磨过的黑得发亮的热炕头,几位面色红润的少妇端坐而坐,中间放几个针线笸箩,便开始了手工做鞋。

也不知道你见过没有。